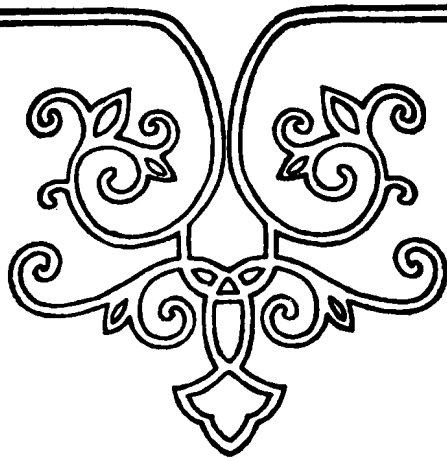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装帧设计：李吉庆
插图：戴敦邦

水 浒 传

Shuihuzh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封面、插图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86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16}$ 印张 48 $\frac{1}{2}$ 插页 19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 44,701—64,700

ISBN 7-02-001007-5/I·968 定价 77.00 元

出版说明

《水浒传》流传的版本很多，通行的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

对于版本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在七十五回以后涉及的有关诏书、表文、文告中所署年月，均相同。如宋江破辽后，两种本子都有“宣和四年冬月”的诏书（见八十九回），宋江破方腊后上给朝廷的表文署“宣和五年九月”（百回本九十九回，百二十回本百十九回）。而百二十回本“征田虎”“征王庆”二十回（第九十一回到一百十回）故事，却根本没有留给活动的时间，矛盾显然，明代万历间有《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的本子，明标“插增”，可见是后人补写后硬插进去的。至于七十回本，研究界也早已考定为清人金人瑞（圣叹）所删改，并不存在删改者所宣扬的“古本”。所以，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定型成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传说故事的原貌。

今存百回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万历末年（一六一〇年左右）杭州容与堂刻本（藏北京图书馆）。原书一百卷一百回，题为《李卓吾先生批评水浒传》，书前有四篇评论文字，正文有眉批、行间夹批和回末总评，每回前附有两幅颇为精美的木刻插图。这个版本上，没有署作者名字。

本书即根据容与堂刻本标点排印，初版于一九七五年。这次重印，订正了若干初版排校错误。

有关本书的整理情况，说明如下：

一、定名为《水浒传》，并根据底本所附的《〈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所述，署撰写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二、全书目录，原在“引首”后，改移书前，以便读者检阅；底本书前所附四篇评论文字，改为附录，附书后。底本中的眉批、行间夹批及回末评语，均省略未录。

三、底本部分书页的文字有漫漶残缺，根据北京图书馆和文学研究所收藏的两种容与堂刻本的残本以及明万历年间天都外臣序本校补。

四、底本明显的错夺衍误文字，参照一百回天都外臣序本、一百二十回杨定见序本等加以订正。对各本均误的文字，除显系刻误的错别字酌予改正外，其余仍保留原状。

五、底本有不少词语，前后用字不一致，校点时对意思完全相同而用字过于混乱的词语，酌加统一，一般仍保留原书的歧异。

水 浒 传

六、本书采用简化字排版，个别有歧义、易误解的字，仍用繁体。

本书的整理工作，如仍有不妥以至错误的地方，恳望广大读者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引 首	1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3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9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22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30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40
第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47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54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61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66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73
第 十 一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79
第 十 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85
第 十 三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91
第 十 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97
第 十 五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03
第 十 六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10
第 十 七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118
第 十 八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26
第 十 九 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133
第 二 十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郟城县月夜走刘唐	141
第 二 十 一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148
第 二 十 二 回 阎婆大闹郟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158
第 二 十 三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164
第 二 十 四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郟哥不忿闹茶肆	171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188
第二十六回	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194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203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209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214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219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227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235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245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252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260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268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275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283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292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303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309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318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326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335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344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庄	354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361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369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375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383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390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398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405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414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421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428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435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443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450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457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465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474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484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491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498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504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510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518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525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531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537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546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553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560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567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572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580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586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592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598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607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615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624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632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639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647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653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659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667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674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683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690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697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705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714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722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729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737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746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758
附录 容与堂刻本书前四篇评论文字			767

引 首

词曰：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所谓：“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后来感的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出太祖武德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道：“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不则这个先生吟赞，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搏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搏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辘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传位与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

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给黄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来揭了黄榜，能治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教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一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

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

这朝皇帝，庙号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个年号。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这九年谓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这九年亦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想到乐极悲生：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无其太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住，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待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专要祈祷，禳谢瘟疫。

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有诗为证：

诗曰：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
水滸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诗曰：

绛帟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见：

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影里，玉簪珠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舆；凤尾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官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众皆计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曰：“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纆继之厄。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炷，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为使，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不敢久停。从人背了诏书，金盒子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于路上但见：

遥山叠翠，远水澄清。奇花绽锦绣铺林，嫩柳舞金丝拂地。风和日暖，时过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邮亭驿馆。罗衣荡漾红尘内，骏马驱驰紫陌中。

且说太尉洪信赍擎御书丹诏，一行人从上了路途，夜宿邮亭，朝行驿站，远程近接，渴饮饥餐，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

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太尉看那官殿时，端的是好座上清宫。但见：

青松屈曲，翠柏阴森。门悬敕额金书，户列灵符玉篆。虚皇坛畔，依稀垂柳名花；炼药炉边，掩映苍松老桧。左壁厢天丁力士，参随着太乙真君；右势下玉女金童，簇捧定紫微大帝。披发仗剑，北方真武踏龟蛇；靸履顶冠，南极老人伏龙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后列三十二帝天子。阶砌下流水潺潺，墙院后好山环绕。鹤生丹顶，龟长绿毛。树梢头献果苍猿，莎草内衔芝白鹿。三清殿上鸣金钟，道士步虚；四圣堂前敲玉磬，真人礼斗。献香台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将瑶坛，赤日影摇红玛瑙。早来门外祥云现，疑是天师送老君。

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官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再烦计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俱备。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太尉，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尘。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未尝下山。贫道等如常亦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为使，赍捧御书丹诏，亲奉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朝廷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便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斋供。请太尉起来，香汤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将至半山，望见大顶直侵霄汉，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盘地角，顶接天心。远观磨断乱云痕，近看平吞明月魄。高低不等谓之山，侧石通道谓之岫，孤岭崎岖谓之路，上面极平谓之顶，头圆下壮谓之峦，隐虎藏豹谓之穴，隐风隐云谓之岩，高人隐居谓之洞，有境有界谓之府，樵人出没谓之

径，能通车马谓之道，流水有声谓之涧，古渡源头谓之溪，岩崖滴水谓之泉。左壁为掩，右壁为映。出的是云，纳的是雾。锥尖象小，崎岖似峭，悬空似险，削礧如平。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瀑布斜飞，藤萝倒挂。虎啸时风生谷口，猿啼时月坠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公子，在京师时重裋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阿呀！”扑地望后便倒。偷眼看那大虫时，但见：

毛披一带黄金色，爪露银钩十八只。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势狰狞，摆尾摇头声霹雳。山中狐兔尽潜藏，涧下獐狍皆敛迹。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诨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望后便倒在盘陀石边。微闪开眼来看那蛇时，但见：

昂首惊飏起，掣目电光生。动荡则折峡倒冈，呼吸则吹云吐雾。鳞甲乱分千片玉，尾梢斜卷一堆银。

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看身上时，寒粟子比饴饬儿大小。口里骂那道士：“叵耐无礼，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再拿了银提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帨，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那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转出山凹来。太尉看那道童时，但见：

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腰间绦结草来编，脚下芒鞋麻间隔。明眸皓齿，飘飘并不染尘埃；绿鬓朱颜，耿耿全然无俗态。

昔日吕洞宾有首牧童诗道得好：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只见那个道童，笑吟吟地骑着黄牛，横吹着那管铁笛，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采，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朝中今上仁宗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谎的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曾见天师么？”太尉说道：“我是朝廷中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做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复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傍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那里来？识得俺么？’他道：‘已都知了。’说天师分付，早晨乘鹤驾云望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獠？”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但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放了，留在上清宫，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晓。

次日早膳已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宫前宫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槅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甚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

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疾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地，但见：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数百年不见太阳光，亿万载难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东西。黑烟霭霭扑人寒，冷气阴阴侵体颤。人迹不到之处，妖精往来之乡。闪开双目有如盲，伸出两手不见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时。

众人一齐都到殿内，黑暗暗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别物，只中央一个石碑，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大半陷在泥里。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真人慌忙谏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甚么！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你如何阻当！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约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洪太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太尉那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飞锤击碎了始皇辇。一风撼折千竿竹，十万军中半夜雷。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撇下

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掀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睁痴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那真人言不过数句，话不过一席，说出这个缘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稳，昼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毕竟龙虎山真人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